

周玉清 贺正义 著

亂世紅妓陳圓圓



周玉清 贺正义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亂世紅娃陳圓圓

賀正義書



(川)新登字 007

责任编辑:胡 焰

封面设计:刘梁伟

版面设计:蓉 蓉

插图绘画:龚学渊

书名 乱世红妓陈圆圆

定价:28.80 元

作者 周玉清 贺正义

ISBN7—5411—1454—5/I·1356

1996 年 1 月 第一版

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mm

1/32

印数—10000 册

印张 25.78 插页 4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

乱世红妓陈圆圆

〔下〕

周玉清 贺正义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六·元月·成都

南京是中国东南名胜，三国时代的吴国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南唐、明朝初年都在这儿建都。明朝朱棣迁都北京以后，仍保持南京的府部体制。早在秦始皇时，他听说这儿有天子气，在钟山下埋藏金玉珍宝，开凿了秦淮河，想镇住此地的王气，南京遂有金陵之称。东汉末年，孙权修筑石头城，迁都于此，吴人挖掘河道，修建水闸，织锦造纸，炼钢冶铁，造大船可载三千人。石头城内外，真是一派兴旺气象。

到了南朝，王公贵族竞修佛寺，铜佛不好，便铸银佛，银佛还不能表诚意，又铸金佛。南京城中五百余寺，座座金壁辉煌，宏丽夺目，引来多少香客信徒，顶礼膜拜。城中日日香烟缭绕，木鱼、钟声清越。再加上幽林茂树，点缀其间，使石头城恍如神仙福地。乃至梁武帝都不惜到同泰寺去舍身，亲自给僧众送饭。大臣们用巨款才将他赎了回来。

明太祖朱元璋开国，建都于此，将原金陵更名为南京。朱元璋将三丈多高的城墙修了好几十里，胜过了北京城，城门达十三个之多。为了将钟山、雨花台、幕府山统一纳入城内，又修六十里长的外廓城，十分壮观。

明朝在南京建都时间长达五十多年，真是繁华绮丽更胜往昔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。风帘翠幕，羌管弄晴，人间少有之天堂也。

近些年来，因连年闹灾荒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农民相继起义，国事凋零，民不聊生，南京的繁华，也大不如以前了。但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人的部队，大都在中国西南部、西北部活动，东南地区灾害相对轻一些。虽然中国大部份地区战乱不休，但战火还未到达南京城，权宦豪富人家仍然歌舞、笙歌不断，翠袖红香，笑语喧哗。

可南京朝野的有识之士，却并没有完全沉溺于眼前的升平景

象之中。他们知道，李自成的军队进逼北京，若勤王兵马不能及时到达，不仅北京会丢失，就是这片沉浸在和平之中的南京城，也恐怕难于自保。因此，复社的领袖夏允彝等人便致信，邀请一些爱国有识之士，到南京聚会，一面同商国家大事，也可以会会诗文，见见朋友。

李贞丽、李香君所住的媚香楼是复社社员常来常往的地方，有些活动有时也在这儿举行。外地的人到来，大都先到这儿来会齐。

冒辟疆收到信后，当即决定到南京去。小宛同旧院的姐妹们分别久了，也甚思念，很想来看看故地，会会旧友。冒辟疆深深理解小宛的心情，便携带了小宛，提前出发，他们还没有那种国事危在旦夕的紧迫感，还想顺路去游玩游玩。

他们两人走到哪里，便也有人跟到哪里。这场面使得小宛有些发窘，而冒辟疆心中却十分快乐，犹如在六月的酷暑之中，喝了一杯甜甜的冰水，感到舒心畅快。他十分骄傲自豪，因为只有他，冒辟疆才拥有这个为众人称赞的人间仙子。

就这样他们一路来到了南京城中。两人在秦淮河畔旧院的媚香楼，找到了李香君。

香君见到小宛，十分高兴，两人手拉着手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说不尽别后如何思念的话儿。寇白门、卞玉京等旧院的姐妹们，听说董小宛回来了，也都坐了轿子来看望。

大家正在问好笑笑，只见又进来了一个人，众人一见，都‘哇’的一声叫了起来。原来是柳如是来了。

寇白门先跳了起来道：

“今天是王母娘娘开蟠桃会吗？怎么这么多人都来了，聚得这样齐全！如是姐姐，小宛姐姐也来了，你们是约好了同来的吗？”

柳如是说：“原来小宛也来了，我还不知道呢！”

大家说说笑笑，吵闹个不休。

李贞丽忙叫倒来好茶，小娘用宜兴红砂陶雕花茶杯，给客人送

来上等的蒙顶山茶。李贞丽便与寇白门逗笑：

“这一下可有人同你玩哪！平日里你不是老说姐妹们找着可意的人，走的走北方，走的走南方，丢下你怪孤独的，不好玩吗？”

冒辟疆笑道：“现在你们可以好好玩玩了。这女儿国，原是你们的天下，我可应该退避三舍，不敢惹。就将小宛割爱给你们玩几天吧！”

柳如是道：“冒公子，小宛日夜陪伴在你的身边，已经有三年了。今儿，她陪我们姐妹有多久？你就派出这么一些话来！”

冒辟疆笑道：“如是果然厉害，名不虚传！舌头上就像放着一把刀子似的，在下我实在不敢接战。”

董小宛道：“如是姐姐，今天能见到你，实在高兴！你怎么也到了这儿？你不是住在虞山的吗？”

柳如是拉着小宛道：

“怎么呀，就许你来南京，不许我来金陵吗？”

李香君笑着说道：

“如是姐姐可是个快脚蟹，她早在两个月前就到南京。人家的钱夫子不是原来的礼部侍郎吗？如今听说北京方面吃紧，南京官场中的朋友们，请了她的夫子来，也是为商议国家的大事，夫子来了，如是姐还能不来？”

柳如是说：“好呀，香君妹妹说我是个螃蟹，你们说我是不是？”

董小宛道：“真是太难得了，还得谢谢如是姐姐和姐夫，不是你们帮我还了那许多阎王债，我哪里会有今天呵！”

柳如是道：“小宛，快别说了，那些陈谷子、烂芝麻的事，还提它干啥！”冒辟疆道：“还是得谢谢呵！别看我们如是姐姐一张刀子嘴，其实倒是一付豆腐心肠！”

“我们妹夫的嘴就是甜，会哄人。那刘玄德三顾茅庐，就把个诸葛亮给哄到自己帐下去了。妹夫是怎样把我们天仙一样的小宛妹妹，哄到如皋家中去的？”柳如是打趣冒辟疆为结识小宛，几次去半

塘相访的事。

冒辟疆笑道：“算我输了，我告退，这该行了吧！”

于是，他退到了另一间屋，让她们姐妹几个畅快谈笑，疯耍。

李贞丽让保儿服侍冒辟疆休息，安顿好以后，又叫保儿去复社告知侯公子、夏老伯伯，冒公子到了的消息。又吩咐厨房准备酒菜，着家人为冒辟疆夫妇收拾一间清雅的房子，吩咐被褥、枕头都用上等的。自从柳如是、董小宛、陈圆圆出嫁以后，旧院的姐妹们难得聚得这样齐，所以今天，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冒辟疆一出去，更没了些儿顾忌，你拉着我，我拉着你，互相打量。

香君穿了一件领口十分精致的藕荷色宁绸绣花夹衫，头上插了一朵鲜花，一支凤钗颤颤巍巍的，别有神韵。柳如是穿一件湖绿色的缎面绣花衣，梳个堆云髻儿，插了一支嵌玉石的金钗，一对碧玉耳环，来回晃动，妖冶动人。寇白门穿一身淡黄洒花绸衫，头上两个圆圆的髻儿，显得格外天真可爱。

董小宛说：“好久不见，姐妹们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！一个个真像仙女下凡似的！”

香君说：“小宛姐也像鲜花一般，我若是男子，定然要追求你，那就可没冒公子的份了。”

柳如是笑道：“也没有侯公子的份了！”

大家说说笑笑，说长道短，有的说：

“你瘦了，怎么搞的？”

有的说：“你那衣服真好看，谁做的？”

叽叽喳喳，说个不停，如麻雀嫁女儿一般。

寇白门问：“小宛姐姐，你公公婆婆，冒公子的大嫂对你可好？他那个夫人不吃你的醋吗？”

寇白门尚小，但处在这样的歌舞场中，也自然是知道一些的。她也知道歌妓最低贱，往往嫁给人作妾，常受婆家人的气，这样的事她听得多了。所以，寇白门很畏惧这一点。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作

正室，没有这个问题，而圆圆和小宛是作妾，所以寇白门替她们耽心。

小宛道：“公公、婆婆对我都挺好的，夫人对我也不错。开初我听说是她劝官人把我接过去的，听说我到如皋了，又忙了几天，亲自为我收拾布置好水绘园的房子。我心中还犯疑，天下哪有这样宽宏大量的妻子？莫不是明是一盒火，暗是一把刀吧，把我哄进了门，再慢慢来收拾我，那我可就悲惨了！谁知是我小肚鸡肠，夫人特别宽厚，我到冒家已三年了，对我一直都这样好！”

众姐妹都啧啧称赞冒辟疆的正室贤惠。

寇白门说：“要是我将来也遇到这样好的一个夫人就好了！”

众姐妹都笑寇白门的憨傻，道：

“呵哟，看不出来，我们的白门妹妹虽然小，却已在想丈夫了！”

“谁在想丈夫？我在想婆家嘛！”

众姐妹更是哄地一下大笑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柳如是笑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嘴里不断说：

“别欺负我们白门妹妹了！你们一个个老大姐了，什么不知道呵，可白门妹妹还小呢！”

小宛把寇白门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摸着寇白门白里透红的脸蛋，说：

“小姑娘家，不懂的事别瞎说！”

大家说着又扯到了圆圆。小宛道：

“圆圆如今在什么地方呢？”

香君道：“她如今仍然在北京吴府中。”

大家都为圆圆高兴。

柳如是道：“她和三桂从小就要好，可被田弘遇买了去，真是明珠投暗了。后来又被送到宫中，献给皇上，这也好吧，谁知皇上又将她送回田府，经受了多少波折呵！”

卞玉京叹息道：

“作女人难，我们作歌妓的，就更难了！圆圆更是我们姐妹中难上难的。当初被田弘遇那无才无德，仗着是个国丈的老家伙买了去时，谁不替她惋惜呵！”

“可不幸中也有大幸，圆圆终于和三桂结成了连理。三桂风流倜傥，胸有宏才大略，非等闲之辈可比，如今已是辽东总兵了。满鞑子攻下了靠近山海关的中后所、前屯所、中前所，最后连威名赫赫的祖大寿所守的锦州城，也被攻下了，我朝山海关外所守的据点全都丢失，只有三桂还坚守在辽远，三桂可真算得上是一条汉子！”李香君赞许地说着。

寇白门又插嘴道：

“那三桂姐夫可是个大英雄了！”

卞玉京道：“嫁人就当嫁这样的大丈夫！”

柳如是说：“圆圆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，好花已经有了名苑。若是跟了那田弘遇，这一辈子才太冤枉，才真是想不过！”

寇白门拍着手道：

“香君姐姐、如是姐姐、小宛姐姐嫁的是大文豪，圆圆姐姐嫁了个大将军，都是英雄！我真替她们高兴！”众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柳如是说：“为圆圆到吴府这事，我同牧斋还去了一趟北京，替他们作了一些周旋。圆圆进吴府后三桂待她十分好，两情相悦，真是平生从没有过的幸福快乐，遂了一生之愿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清兵压境，宁远危急。才几天皇上就下旨，让三桂出关去宁远镇守。三桂不敢耽误，当即便走了。”

大家正在唏嘘叹息之时，侯方域回来了，随他一齐来的还有夏允彝、钱谦益，复社五才子之一的沈眉生。他们几人，正在社中议事，听保儿来说，便都一同过来了。

众姐妹急忙与侯方域一行人问好让座，倒茶，叫保儿去叫冒辟疆。

侯方域对小宛拱手说道：

“小宛远道而来，一路上辛苦了！”

卞玉京却说：“有冒公子一路，再苦也是甜的！”

大家正说着，冒辟疆已经进来，与众人拱手相见，连说：

“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小弟不才，承蒙各位看得起，小弟一接到信，便与小宛立即动身，让各位久等了！”

钱谦益笑道：“冒公子且是个不才，少才的，少了冒公子，这复社四公子岂不就只有三公子了。”

夏允彝道：“北方局势紧张，李闯贼的军队听说已经直逼北京城下。三海关那边听说也不安宁，各路勤王的兵马，正在往北京调遣。危急存亡之时，我们复社社员，正该为国家尽力，特邀冒公子来南京叙谈商议。”

大家正说得高兴，保儿过来，轻轻告诉李贞丽，宴席已齐备了。

李贞丽站起来道：

“各位大人、老爷、公子、夫人、小姐们，你们说了这许久，不觉得饿吗？看看什么时辰了，还说小宛是神仙，我看各位也都快成神仙了。”

钱谦益说：“贞娘的嘴巴好锋利呀！”

大家抬头一看，天色果然已经暗了下来，便一齐动身到饭厅去了。

李贞丽家的饭厅，布置得别致爽目。正面墙上，挂着一幅杨文聪的牡丹图。杨文聪与李贞丽的关系特别亲密，家中有不少他的画。杨文聪不愧是人所称道的牡丹高手。那牡丹图既富丽堂皇，又疏落有致。绿叶配着红花，凝结着露珠，浓香艳美，华贵雍容。特别是深浅之色，向背之姿，映叶羞面，卧丛醉妆，低娇之态，凝思之神，无不尽其妙处。另两边的墙上，一边挂着宋人墨竹，和董其昌手书的王维的诗。另外一面是候方域梳拢李香君后，为李香君的美貌倾倒，为之书写的李清照的词：

左下角一行小字是，‘书易安居士《醉花阴》赠爱卿香君，侯生

方域涂鸦’。

香君十分喜爱，请人花大价钱，用银白缎子裱了来挂于卧室，终日凝思不已。今日被李贞丽取来挂于堂上，以增光彩。

众人观之，无不点头叹赏。

客厅靠里的角落，摆着一个形状怪异，漆得透亮的朱漆根雕花架，上面放着一盆绿郁郁的水竹，一扇淡红色的纱屏风，隔着里面的大厅。大家落坐在一张大雕花黑漆圆桌周围，只一会功夫，丫环便已送上酒菜来了。

香君偕侯方域，柳如是靠钱谦益，董小宛靠冒辟疆侧坐了。大家互相敬酒，气氛特别活跃。天南海北，海阔天空，高谈阔论。姐妹们便听他们议论，不时替他们斟酒奉菜。

说着说着，又扯到了南京，不知谁提到了阮大铖，钱谦益皱着眉头说道：

“这个家伙，攀附魏忠贤，坏了不少事，崇祯帝钦定了铁案，永世不得录用。阮大铖一生只好如此了。”

沈眉生说：“钱大人有所不知，他可不想就如此了，他的心思还大着呢？”

冒辟疆道：“他是个什么货色，谁还不清楚，他不如此还想什么？”

侯方域道：“你久不在南京，不知道情况。那阮胡子奸狡巨滑，在熹宗的时候，见魏阉的势力大，便投靠到魏家门下，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。到熹宗末年，见魏阉的势力已弱，支撑不了多久了，便辞官回了家。崇祯一接位，诛杀魏阉党羽，他马上出山上书，参劾崔、魏甚力，便又载上光禄卿御史的乌纱帽。”

冒辟疆说：“以后毛羽健不是参劾他参与阉党，为虎作伥，圣上已经罢了他的官吗？已经有十七年了，他现在还想从阴沟里翻了起来？”

夏允彝说：“你们说对了，几个月前，他见形势紧张，便又跃跃

欲试，想钻进南京的府衙。这里国子监中，人才济济，甚至还有不少朝鲜、日本的留学生。他便借口躲避流贼侵扰，从安徽搬到南京来住，在南京交结权贵，拉拢人心，试图借机东山再起，怎么对付这家伙，我们也应当想想办法。”

沈眉生说：“那家伙住在库司坊石巢园。南京人士讨厌他，便将库司坊叫做裤子裆，叫他为裤子裆里软。这阮胡子不遗余力地四处拉帮结派，招引国子监的监生们和各方人士，或到裤子裆他家中，或至湖上、江上闲游，或去妓院寺庙游荡，谈兵论剑，说古道今，颇想以此出名，博得个经略武事皆通，腹中有雄才大略的美名。覬觐朝廷能再次重用他。”

国子监是明朝的最高学府，国子监的学生便叫监生，监生学成出来，朝廷一般都委以重任，阮元铖为今后打算，很想拉拢监生们。

姐妹们纷纷说道：

“这真是个没羞没耻，官欲熏心的家伙。”

寇白门道：“姐姐没有要他的彩礼，真是羞死他了！”

卞玉京说：“该好好痛骂这个奸贼一顿才是。”

大家都说：“这才好呢！正该痛骂他一顿。”

夏允彝说：“我们不能泼妇骂街，得骂得有理，骂得痛快。最好是致一封书给他，好好羞辱他一番。”

大家都拍手言好，只有年龄最大，在宦海中沉浮已久，最富有官场经验的钱谦益没有吱声。

夏允彝道：“论文章，我们复社四公子都负盛名，不让你我。论文气，谁还能够比得上朝宗。或感慨时事，或悲叹古今，都气势不凡，宗朝来写这篇文章最为恰当。”

大家都欢呼着说：“好呀，就侯公子写！”

侯方域本是贵公子，很重名气，素来就爱热闹，不耐寂寞。现在是表现自己才能的时候，于是，一口便答应了下来。

夏允彝、冒辟疆、沈眉生都端起酒杯，向侯方域敬酒，祝他成就

一篇好文章。侯方域道：“就大家共干一环吧！”

满座的人都站了起来，共同干了一环，宴席直吃到夜深方散。

三十九

这天晚上，侯方域回到了李香君的房中，躺在床上，心绪如潮。想大家如此看重自己，夏允彝竭力加以推荐，自己可不能有负大家的心意呀！他越想越兴奋，睡意全无，便对躺在身边的香君说：

“香君，我横竖难以入睡，不如还起来写讨阮贼的书子。你就一个人睡吧！我用绢子把灯遮着。”说着翻身披衣下了床。

李香君说：“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写！”

便也赶忙披衣下床来拨亮了灯，取出文房四宝，倒了一点清水在墨砚里，用徽墨开始磨起来。磨黑以后，又关怀地说：

“晚上天气冷，衣服散披着会着凉的。”她连忙帮侯方域把衣服穿好，将灯拨亮了一些。侯方域非常温承地握着香君的手说：

“香君你真是太好了，叫我怎么报答你呢！”

香君又爱又嗔地对她说道：

“官人做的是正事，大事，贱妾理应帮助侍候官人，还要什么报答！”

侯方域笑道：“古人说‘红颜添香夜读书’。我真是有福，是‘红袖挑灯夜读书’了。”

他挥毫泼墨，奋笔疾书起来，一边写，香君一边看，还不时提一点精到的意见，侯方域便作了修改。到了三更，一封畅快淋漓，入木三分的《斥阮大铖书》已经完成。书中嘻笑怒骂，读之，令人喷饭，感到痛快。

李香君便叫侯方域次日带到社中，让众朋友评评。侯方域果然带了去。拿出文稿读了一遍，大家齐声叫好，真感到出了一口恶气。夏允彝马上写了信封，封好后，遣人送到裤子裆阮大铖府上。大家

又议了一会儿事，商量的社里今后的工作。

沈眉生说：“社友中多数从外地来，许久没去过孔庙了，现在正逢祭孔之日，我们还去祭孔夫子，顺便玩玩去如何？”

每年春天二月，秋天八月的第一个丁日，东南地区的百姓都要去祭奠孔子，文人学士，更是要去祭奠。大家都说好，只有夏允彝说年龄大了，腿脚不好使，留在社里处理一些琐碎事情。让大家都去。

冒辟疆、侯方域几个年轻人都十分高兴，一路游玩着，说话之间，已经到了孔庙。

只见庙中松柏森森，青葱苍翠，香烟缭绕，皇帝题的金匾，高挂在大殿正门上方，殿前是红色阶石铺成的丹墀。木柱穿心而过的建鼓，立在院中丹墀两旁，殿中一侧摆着一排琴瑟箏铎，是奏礼乐时用的。孔子圣德超绝，而被后人敬称为素王。他拱手端坐于大殿正中，四位高足弟子，颜子、曾子、孟子、子思冠冕整齐地坐在他的两侧，五位先哲面前是长长的几案，案上粗大的蜡烛燃得正旺，竹编的盛水果的筮，装酒肉的木制的盒等祭器里，装满了菱角、芹菜、韭菜、酒、帛等祭品，这些祭品，部份是主管宗庙礼仪的官署太常侍送来的。

庙内的人不少，礼乐声起时，侯方域、沈眉生一行人依次排在孔圣人面前，伏地磕头，拜了四拜。接着上香焚帛等。

正在这时，他们看见一脸络腮胡子的阮大铖也在这儿祭拜。几个人都气不打一处来了。

沈眉生的气最盛，讽刺着问他道：

“阮胡子，你也来祭孔圣人？岂不是得罪圣人，有辱斯文，丢我辈学士的脸么！你快快出去，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。”

阮大铖气得面色发紫，脸上的络腮胡子，全都翘了起来，道：

“我乃是堂堂的进士，朝野都是很有名气的，难道祭孔夫子的资格都被你们剥夺了吗？”

冒辟疆道：“你的事你自己明白，无需要我们细说。”

阮大铖气势凌人地问道：

“我究竟有什么事？犯了那一条？你们应当说清楚！”

沈眉生一下跳了起来，指着他道：

“你这魏忠贤和客氏的干儿子，连崔呈秀都比不上你，谄媚到了最无耻的地步，战败了的越王勾践，为吴王夫差尝粪，是为了复国报仇，以灭吴国。而你，为了头上的乌纱帽，不惜为你那干爹干妈尝热粪，吮吸脓疮，真是羞死祖宗先人了。”

侯方域冷笑着道：

“罢，罢，罢，阮大胡子，你还有脸开口！那荒淫的客氏，将妇人的伦理全都丢光，身为熹宗的乳母，又勾引挑逗熹宗，一摇而变为熹宗的情人，把个熹宗搞的个神魂颠倒，寸步离她不得。焉知她又与阉人魏忠贤结为对食，一女嫁两男，蒙蔽熹宗，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。如此荡妇，你竟还有脸提起，取媚于这样的女人，而陷害东林人士，真是寡廉鲜耻极了！”

对食，就是后宫中将一个宫女和一个太监配成一对，凡事互相照应，作一对假夫妻。而魏忠贤并不是真正的阉人。因此，和客氏实际上是一对真夫妻。

阮大铖连忙分辩道：

“侯公子，你难道不知道，我本是赵南星先生的门人，赵南星先生因反对魏忠贤，被贬官到代州死去。我为父亲守丧在家，呆了三年，并没有外出作官为宦，陷害忠良的话，从何说起？”

阮大铖又还说：

“天启初年，谏官东林党人周朝瑞，魏大中，揭发魏忠贤和客氏，被他二人迫害，为了救助他们两人，我有意识去结识了魏忠贤，也帮他们说了不少好话。无奈魏忠贤和客氏不听，害死了他们俩，与我有何干系？我又何罪之有？是的，我曾一时屈节于魏忠贤，但是是为了帮助魏、周两公，才这样做的。记得宦官刘瑾当权的时候，李梦阳被逮捕入狱，从狱中写快信给康海，请康海救救他，康海为

此去刘谨宅中请他放了李梦阳。康海既可以屈膝于刘谨，为什么不骂康海而独骂我呢？以后刘谨倒台，事情牵连到康海，李梦阳却不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。如今周朝瑞，魏大中两公已亡，也无人为我说话，我不过像康海一样，你们全都说我错了，我却是为了救别人而错，这又错在何处呢？我真是有嘴也说不清呵！”

阮大铖不愧为进士，口惹悬河，一口气说了一大通。

冒辟疆道：“你能和康海相比吗？逮捕魏大中时，百姓、文士云集了几万人，哭声震于朝野。你当时在什么地方，在干什么，难道别人不知道，你正躲在暗处，对他们放暗箭呢？”

沈眉生道：“你正在拜魏忠贤作义父，客氏淫妇为义母呢！你不在他俩面前进那样多谗言，我东林名士魏公、周公也不会死，要死也没有那样快呵！”

侯方域道：“如今，你就别猫哭老鼠假慈悲了！装出来的，骗不了人。

阮大铖不禁恼羞成怒，指着沈眉生、侯方域、冒辟疆等人骂道：

“你们这些才出窝的轻薄小子，懂个什么，也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，满嘴里尽放些屁，真是一群混帐不过，少教养的东西！”

阮大铖不骂尚可，这一骂，惹恼了沈眉生、侯方域、冒辟疆和庙中其他的文人学士，因为阮大铖的臭名早已昭著于文苑内外，所以大家围上来看。

阮大铖在崇祯初年，因参与魏忠贤阉党一案被革职以后，一直不死心，官瘾更大。到了崇祯十一年，他想魏忠贤已被诛杀十多年了，大家对这案子也许都淡忘了。便蠢蠢欲动，和一同中进士也被革职的马士英秘密商议。两人便四处游说，互为呼应，到处打通关节。期望两人都能被朝廷再次起用。

复社名士吴应箕，黄宗羲等一百四十人联名写了揭露马士英、阮大铖的《留都防乱揭》的文章，广为散发，弄得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阮大铖、马士英这才有些惧怕，夹着尾巴灰溜溜的到现在，至今